

# 早春二月去踏青

□ 王传国

南方的二月，本是桃红梨白的时刻，然而，不同年份各有不同的气候风景，或寒意尚且成威，或暖意轻抚大地；有的细雨绵绵浸骨，有的春阳融融轻泻。同样是在早春二月，十年前和十年后相比，它们的风光景致竟是如此迥异。

2011年2月27日，农历辛卯兔年二月初三，我和妻子袁立荣，跟随户外活动老前辈邵绍周老师夫妇，沈、涂老师夫妇以及其他驴友，去了鄱阳湖畔的蛤蟆石和青山湖一线。

那年的冬春冷得时间长，湖边青草尚未泛绿。以往，走在湖边的草滩上，青青绿草已是掩盖了脚背。那天一眼望去，碎石、黄沙和点缀其间的青草，以及晨星般撒落的小黄花，于湖滩上参差铺开。在略显寂寥的湖滩上，绿色偶然显露出点点生气，让人顿时寄怀迟迟不现的明媚春光。

当时，身上是有点冷，但是，大家全然不觉，而是将心思放在了湖滩上。我们一行人，脚不停，手未歇，眼在寻，寻什么呢？寻找旅行中的快乐，寻找湖滩上的宝贝，寻找来自“寻找”之中的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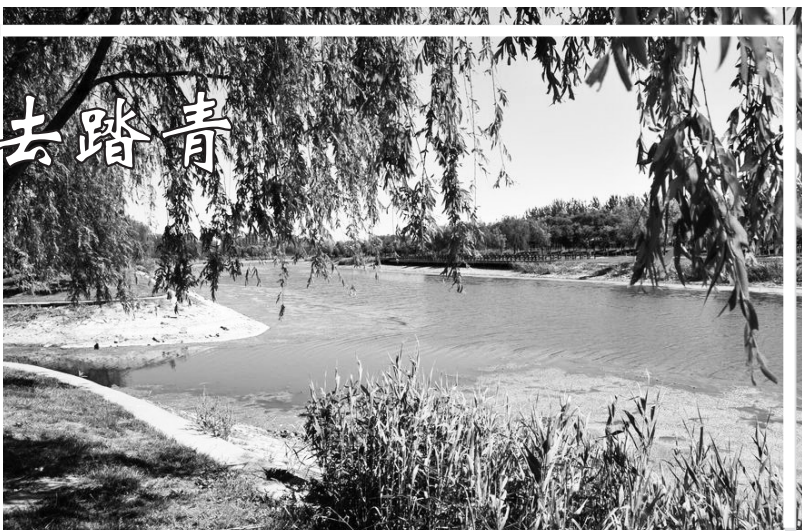
距离原九江浆粕厂约一公里的鄱阳湖边，即是九江一著名景点“蛤蟆石”。湖边耸立一巨石，形似“蛤蟆”，故称“蛤蟆石”。蛤蟆石的头部于1979年4月30日的夜晚突然坍塌。而没坍塌时的蛤蟆石，其头嘴朝着湖对面的都昌方向，有人说，这是“吃”的在都昌，“拉”的在九江。意思是说，“吃穿”了都昌，而把“财富”留在了九江。于是，有都昌人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日子，把蛤蟆石炸塌了。这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。

我们一行沿着鄱阳湖的滩涂向着南边的下青山走去。

湖滩上不时可以看到当地的矿物特产——葡萄石，即赭黄色的石头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圆珠石，恰似颗颗葡萄点缀其上。路过的驴友会根据自己的眼光和喜好，捡拾不同造型的葡萄石回去观赏把玩，有的还会将其做成惟妙惟肖的袖珍盆景予以观赏。

走进湖边青山垦殖场范围，有座定江王庙，庙旁有二三栋旧屋。其中一旧屋的高台上，一条青石方柱上刻有一副对联的上联：“有欺心看这样风波如何过去”，这意思大概与眼前的鄱阳湖有关吧，其下联已不知去向。

旧屋的背后就是下青山，翻过下青山就进入了青山垦殖场的场部所



在地，也是九江公交8路车的折返点。

我们这一路，有人徜徉于草地，采摘了鲜嫩的蒿蒿；有人寻找于湖滩，捡到了称心如意的奇石；还有人举起了相机，捕捉到了精彩的瞬间。各尽所得，其乐无穷。

那年的立春是2月4日，农历正月初二。气候显示寒意尚未完全褪去，然而，春天已经撩开了她的面纱，我们已经感到丝丝春意正款款而来。

十年过去了，偶尔翻阅曾经的记叙，彼时彼景还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2021年的春天来得早，2月3日农历腊月廿二立春。二月份的气候就很贴人意，和煦温暖，春意盎然。

刚过大年初一，2月13日辛丑牛年正月初二，清晨，妻子高兴提议，先到德化小区的她二哥家去拜个年，然后就去位于濂溪区的南山公园踏青。

一早，我们换上春装，到她二哥家拜了年。之后我们乘上33路公交车，到了南山公园。还没下车，只见公园里外到处都是踏青的人群。

这里原来可没有南山公园，只有一座突兀的螺丝山，山的周边就是九江市的郊区十里片区。螺丝山未开发时，这里显得很荒凉。一次，前辈邵老师带我们经过这里一山凹时，从里面走出一行人，只见一领头人手中捧着一骨灰坛，像是要迁坟的样子，原来这里可是附近村民安葬先人的坟场。后来我们打听到，螺丝山一带马上就要开发，建生态公园。

螺丝山的西面原有一座简易的飞机场，也称十里机场，这里有一个江西省航空运动学校。妻子的二哥原来就是这所航校的飞行教练，她二哥的家住在螺丝山的脚下。一条江西省最早的公路——九莲公路从航校穿过。说是公路，由于地处城郊，这里很少有行人、车辆通过。后来螺丝山区域开发，撤了航校。她二哥的家被安置到濂溪区的德化小区。

我和妻子下了公交车，顺着人流，走进了公园内的梅花园。眼目所及，不是满眼起伏的花海，就是身着斑斓春装的游客。

整个梅花园，盛开的梅花绽放着张张笑脸，红得耀眼，白得雪白。在这梅花挂满枝头的当下，一眼望去，鲜花缤纷，花团锦簇，真是满园春色！分不清，难甄别，目不暇接，是鲜花绽放了诱人的春色，还是人们妆扮了温暖无限的春晖？

游人们有的举着手机，有的端着相机，摆着各式姿势，尽展风采。我和妻子互相举着手机拍照，当然，照得多的还是女士。只见妻子一会儿张开双臂，一会儿单手扶枝，一会儿昂首垂目，一会儿扭动身躯，变幻着各种各样姿势，拍个不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游了梅花园，我们又拾阶而上，登高远眺，俯视整个十里区域。早年的十里机场如今已耸立着栉比鳞次的华夏大楼，那时十里区域的农村景象，已经变成了一片城市景观。我们不得不感叹，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。

妻子意犹未尽，还舍不得离开公园。在我的催促下，我们傍晚回到家，吃完晚饭，洗漱完毕，稍事休息。躺在床上的妻子将白天春游时所拍的照片进行了整理，从中遴选了九张，并配了一百八十来字的短文，发到了手机上的朋友圈。很快，她的朋友圈一下子来了四十多个点赞，直弄得妻子兴奋起来，好一阵子睡不着觉。

由于春游是妻子的亲身体验，所配短文也就写得生动、流畅。摘录一小段于下：

“眼前，到处都是拍梅花、赏梅花的游人，川流不息。盛开的梅花好像格外欢迎前来观赏的人们，频频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，令人陶醉。”

2021年的春天确实让人醉心。从南山公园回来后，我有意常去市中心的甘棠、南门两湖散步，去捕捉、感受春的气息。常见春风轻轻拂过湖面，绿水清波荡漾，春意用青绿将湖畔杨柳灰褐色的冬装一点点褪去，让枝条变得轻柔，使芽孢渐次丰满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将鹅黄缀上枝头。

# 风声过耳

□ 高卫国

风从来没有停止过奔跑的脚步。

风从远方吹来，穿过大漠长河，掠过草原关塞，千万里浩浩荡荡，一路长啸最终抵达我生长的村庄。村庄的花草、土地、河流，村庄的土墙、窗户、栅栏，都成了风的玩伴。

风从远古吹来，挟着魏晋的风骨，裹着唐宋的气韵，亿万年亘古如昨。“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”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风带有文化的重量。

所有被风牵挂的，都是村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河边树林，树林里的麻雀和燕子，包括和燕子一起飞来的春天。融融春光中，小燕子拖着剪刀似的尾巴，斜翅掠过河滩，给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增添了许多色彩。

阳光洒满肩头的日子，有风吹过，耳畔鸟声啾啾，声音细碎，可涤俗念，能荡尘垢。堤坡上的林木中，便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，这时候风声是渡人超越失意的梵音，而鸟鸣又如名山古刹的木鱼钟磬之声，使人沉静。人在风声鸟鸣中烦恼为菩提：若能杯水知名淡，应信村茶比酒香。

秋天一日日近了，岁月的幕布庄严地拉起，一茬又一茬的风在村庄刮起，风挂在了木叶间，落在了残荷之上，钻进了一棵老槐树的臂弯。起风了，在老家那间低矮的蓝色瓦房中，母亲正在给我们兄弟三人缝制衣裳，西北风穿过庭院，将门口的栅栏吹得咯咯直响。每当我有所懈怠，想要偷懒时，风声就会催促我，于是我在那条铺满黄土的路上奔跑，在我身后追赶我的是从故乡吹来的温润的风。

风驮着一个又一个彩虹似的梦，在村庄的上空穿行，我的梦、二喜的梦、牛娃的梦、胖孩儿的梦，童年时我们的梦大体相似却也各不相同，这么多梦在风中起舞，它们会不会在风中相撞，会不会因风吹而偏离曾经的航向。“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”后来读到这句诗，惊叹于诗人对意象拿捏的巧妙，梦轻盈缥缈，是最适合风吹的意象

一直奔跑的风也会给自己寻找一个归处，她裹着草芥、灰尘、沙粒、土块儿飞向远方，赶到某个月光朗照的村庄后，用孩子般热情的目光打量了一眼周围的环境，然后停下了脚步，不再前行。

风从少年的脸颊拂过，挂在了他中年的衣襟上，风吹人老，风声催人老，多年以后，一个鬓发如霜的老者站在如霜的风声里回望岁月，岁月扯起的帆早已被风声填满。也有少年在风吹中长大，犹如一只小鸟一样扇动翅膀飞越家乡的山，飞越家乡的河，飞向了不可预知的远方。其实故乡从未走远，她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温热，等待远方的游子回归故里，与他少年时的某段岁月重逢。

人在风吹中慢慢成长，文化也在风吹中代代流传。《诗经》中最精华的篇章，就是凭借“风”流传后世的，邶风、鄘风、卫风、王风、郑风、齐风、魏风、唐风、秦风、陈风、桧风、曹风、豳风，风声在先人的唇舌间鼓荡，历千年而不衰。

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静女其变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。自牧归荇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。”读这首“风”中传唱了千年的诗歌，我们可以透过岁月的褶皱，看见一个在历史幕布后守望爱情的人，她期盼的眼神中藏着坚定和执着。

守望爱情的人在一个有风吹起的日子相约城隅，他和他的灵魂深处都燃烧着一簇火焰。人的一生总会邂逅爱情，总会爱上一个人，从此思绪缠绵，即使后来分开了，他和她也会各自心里为对方开启一扇窗，透过这扇窗可以看见旧日时光中的春风一度，风流缱绻。

# 印象

□ 张华

无处藏身的渴望，坍塌在寒露的脚印里  
像瀑布从九天的高度倾泻而下，燃成灰烬的  
是我蓝色的发梢  
你的目光，如坠落一切的重力  
无论浮尘、江水，皆为你的俘虏，只有孤寂的地平线上，青草还在茫然生长

藤蔓缠绕伪装，童话忧郁了过往  
长满苔痕的帽子覆盖我黑色的嘴唇  
在冰川的缝隙里，我以贝齿辨识誓言  
闪电照亮城堡里独自跳舞的影子  
那脚镣上的鲜血如溪流一般浸润白蝶的标本

六维的宫殿里，虫儿低声祈祷吟唱  
我的泪水像玻璃一样碎裂，悄无声息地染红晨曦  
最后坠落在星辰波澜的网  
等候重生的旅程，镌刻在白桦树的咒语  
被一只蚂蚁匆匆越过  
用它黑色的长腿踢落泛黄的岁月